



北京東面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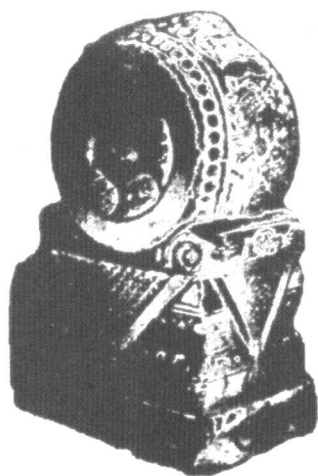
養安 文懷沙



蒲以勉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北京東 西 城



蒲以勉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东西城 / 蒲以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6

ISBN 7-5059-5293-5

I. 北… II. 蒲…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259 号

书 名	北京东西城
作 者	蒲以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建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其芳
印 刷	中青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93-5
定 价	28.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东 城 篇

旧王府	003
“东城”之主	006
孩子银行	014
所有人的老奶奶	018
祸起萧墙外	023
东城的春节	032
属蛇的奶奶	045
酒人大姑爷	053
阿叔的神秘邻居	062
我爱康叔	070
专注的小叔	077
爱情价更高	091
圆梦与梦园	100

西 城 篇

这个家不一样	109
爹爹	121



目

录

爹爹的真正爱人	129
外公家事	140
我的娘	148
民以食为天	159
老耶稣	164
时尚男人	168
各色女子	174
苦乐同行	182
秃头时代(上)	188
秃头时代(下)	195
共产党人	199
围城	207
崭新的一切	216
大姐出阁	221
美女参军	224
变奏	229
浮来的云	240
云密天低	246
生死三日	253
吉祥如意	265

北京东西城

东 城 篇

.





旧王府

大人说要带我去东城祖父家，我的心先乱蹦一阵，怀着兴奋、期待和一些不安。

可惜当时我才四岁，不晓“百感交集”这成语，不然我又多了次“妙语惊人”的机会。

未入小学的我，一度痴迷成语，特羡慕哥哥姐姐能说出语句短而意思深刻的话来，显得颇有学问。于是我极力模仿，由此惹出不少笑话：大姐指我是“害群之马”，我竟不明其意地学舌为“虎群吃马”；二姐告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依祖父家院落格局琢磨成“上有佛堂，下有厨房”。不懂就藏着掖着呗，我还爱臭显白，乘许多家人在场之机，亮出我的“成语”企图收获一番效果。家人也不负我的苦心，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大笑“捧场”，再后非父亲出面才能止住他们的笑声，挽回我的面子。

父亲对我偏爱家人皆知，他示爱的方式特别，把我的小手攥在他绵厚的手心里，然后捏得我越疼表示他的爱越深。

我们称父亲爹爹，六兄妹中我最小，样子长得比年龄更小，矮矮的个子，小肉滚似的身体成天和大人们的大腿为伍，常与女人旗袍开衩露出的丰腴部分擦肩，不免担心等我长成大女人，是否难逃长出这样大腿的命运。如果是那样，我宁愿不长大，永远担着“小布丢儿”的诨号。

北京人称布袋木偶为小布丢，管街头支摊演木偶戏的卖艺人叫“耍布丢丢的”。因我身材五短人又好动，家人赐了我个“小布丢儿”的绰号。当初觉得挺顺耳，直到我在家门口看了场“布丢戏”《猪八戒背媳妇》，那媳妇样子其丑无比，从此谁再喊“小布丢儿”，我全以爱答不理回敬。

家里来了位客人，见我穿着橙黄色的小棉袍，头戴红色毛线帽，肉球似的在人堆儿里混跑，他笑着拦住我：“我说，小公鸡你慢点跑，跑快了小心摔跤。瞧，鸡冠子跑歪啦，来，我给你正正。”他帮我正帽子时，看得出，他以为我是个男孩子。



为琢磨“小公鸡”仨字，我跑到厕所的镜子前照了个够，模样确实神气，立马爱上这个新绰号，并在晚饭桌上宣布，以后不准再叫我“小布丢儿”，要改“小公鸡”。

宣布时我先朝左望了爹一眼，望得到他的支持，再向右瞥了下长我一岁的小姐姐，提示她注意我的话。

正埋头吃饭的一桌人听了我的话，又中魔似的笑了起来，实在出乎意料，有失我的面子。幸亏爹爹把我抱在他腿上，抿住笑对大家讲：“好，好，小公鸡这名字的确不错，大家以后就改口，明天到东城我再告诉那边的人。”我们管爷爷家简称“东城”，爹爹家叫“西城”。

爹说话时，手握在他掌心、头紧贴他胸前的我，满足得只剩下了傻笑。

上幼稚园之前，我很少有走出家门的机会，到东城祖父家，多少对我有褒奖意味，闹得我心里不踏实。照顾我生活的安安，为我穿戴忙活一阵之后，我娘抱着小姐姐，安安抱着我坐上汽车，由西城的家出发顺着长安街向东驶去。

当汽车掠过长安街边的柳树、槐树、行人、车辆，以及对我具有神圣感的西单和东单两座牌楼时，我的眼睛滑溜溜的。车开到东单大转盘拐弯处，我的心又浮飘飘的。司机小姜知道我喜欢汽车拐弯人往外甩的感觉，他有时故意多兜两圈儿，嘴里还念叨：“再来一圈！再来它一圈！”那时间我认为自己是最快乐的小孩儿。过了转盘向北行不多远，车拐进一条胡同到了爷爷家。

上汽车前，我已盘算好，到爷爷家第一件事是独自迈进那道半尺多高的大门坎儿，别再让小姐姐笑话我腿短。她说我连小鸟都不如，鸟能飞进去，可我非得大人抱不成。

一下车后我即从安安胳膊里挣了出来，双手提落着夹袍儿的前摆，大步冲上爷爷家大门口儿的高台阶，略斜两眼左右的石狮，抬头望望钉着一排排铜钉的绛红色大门，还有门上一对长在怪兽嘴里的门环。随着“格楞楞楞”的沉重声音，大门打开了半扇，一堵灰色的大影壁拦在眼前。我顾不上别人，全神贯注、义无反顾地开始对付那该死的门坎儿，深吸一口气，使劲抬高腿，连爬带迈地进了爷爷家。

其实我不怎么喜欢爷爷家，这里房大院深，到处硬硬冷冷的，爷爷奶奶住的北屋地板上还有好几个洞，最大的能伸进我三个手指，总觉得手指在里边没准儿能掏出什么宝贝。



“地板下的蛇和耗子正饿呢，小心你的手指头被吃掉。”小姐姐吓唬我说。

“东城”这边的家人，把院子分成外院、里院、后院和花园。院子都大而空旷，厚重的青砖灰瓦散发着冰冷，宽宽的屋廊上每根柱子都透出负重的压抑。到了晚上，院中每堵墙、每扇门甚至每棵树的后面，会闪动非人非物的影子。我看到的这些影子是吓我的还是保护我的说不清。逢到此时，我学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的一只看我想看的，闭的那只用来应付我不想看的。

别看东城的家又大又旧，据说它是清代一位王爷住过的王府，民国之后王爷家的人跑了，这宅院归了国家辖属在海关名下。王府原有九个院子，海关将前面五个院子租给了教会，后边四个租给爷爷。

爷爷民国初年在北京警察厅任了个官不大权不小的职，他一生的财富不及他的威严受人瞩目，冷峻明亮的眼，闪得我不敢直视，似乎与院中的青砖灰色非常搭配；闪得我心神不安，不安得我回“西城”后做噩梦。

上学时老师要我们用“不可一世”这句成语造句，我曾写道：我的祖父经常用不可一世的目光望着我。

我娘看了先忍不住笑，然后突变厉色：“句子造错了，怎么能这么形容你爷爷，要叫他知道了非气得抡拐棍儿不可。”命我重新造。娘又若有所思地说：“你爷爷这辈子不容易，将来你们这辈人未必有他这等出息。”娘说这话时背着身，虽看不见她的表情，但能听出话音里透些伤感。





“东城”之主

我家祖籍福建闽侯，祖上几代人在福州行医为生。原本不失兴旺的家族，到了曾祖父的上一代开始单传。为了改变单传，曾祖父压力很大，生下我爷爷后，身体一直不佳，觊觎再能得子，他不顾族中长辈及当地头面人物的保举和劝说，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而留在福州，选了一条较为繁华的街面，开了间小药店坐堂行医。几年后曾祖父的医术名享街里，并开始将医术传给我爷爷。

天不随人意，曾祖父在一次为病人医治恶疾时被感染，去世时只有三十六岁。从来不知愁的曾祖母，不得不为育子成才，典掉那间药店给十七岁的儿子请名师续习中医。两年后祖父开始独立行医，亲友邻里无不称赞其学业刻苦、孝敬母亲，鼓励他早日收回典出的药店。

即在这一年，闻听有一大户人家的女儿久病在床，望以婚事为她冲喜，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家。后有人想到了我祖父曾出面提过亲，女方家满意祖父的人品，愿以赎回药店做女儿的陪嫁。

曾祖母思来想去同意了这门亲事。但婚姻无力挽回爷爷第一位妻子的性命。

又过了一年，祖父的收入不错，买下药铺后面的两间小房作书斋，并分别取曾祖母和亡妻名字中各一个字为书斋命名，表达对母亲的孝意及对亡妻的怀念。

精明强干且情深义重的祖父博得众人口碑，向他提亲续弦者大有人在，求孙心切的曾祖母催促儿子早做决定。

不想我爷爷很沉着，笃定要依自己心愿选择。直到有人提到了我奶奶，他对续弦之事方积极起来。

奶奶家是福州城数得上的书香门第，她的一位堂兄十八岁在福建考上举人第一名，翌年又进京殿试进士。此时正值慈禧垂帘听政，胸怀改革志向的光绪皇帝因受慈禧严控政令不通，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



甲午战争清军大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下割让台湾岛,赔偿白银两亿两的《马关条约》而震惊朝野,赴京科举的千余举子上书抵制。

广东进士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托古改制的变法主张,深得光绪认同。奶奶堂兄为康氏弟子,受其影响曾在福州倡立闽学会,带头抗议清政府与日议和,并联络各省新派势力为维新奔走,充当了戊戌变法的干将。

慈禧迫于压力不得不同意变法维新,奶奶的堂兄等被举荐入朝执政,与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等同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赐御书房行走待遇。

可惜戊戌变法仅百日寿命,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反弹,施极端手段镇压,光绪囚入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闻讯逃往国外,谭嗣同和奶奶堂兄等六人作为“康党”党羽而治死罪,杀头于北京菜市口,史书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

我该管奶奶堂兄叫舅公,舅公死时才二十三岁。奶奶不愿回忆这件事,大家也不敢提。有时奶奶心血来潮,用福州话连说带比划讲她堂兄被砍头的情景,我听得似懂非懂。好在我脑子有印刷功能,什么当时法场有多热闹、刽子手穿什么衣裳,六颗梳辫子的头落地时的动静,流在菜市口的血有多大一片……凭我添加的想象,一个个悲壮惨烈的场面“印刷成图”。

说来很巧,我考上的中学恰好位于菜市口,每逢刮着阴阴小风儿,吹起密密细雨,我骑车行至菜市口时,想象会扯住我脚下车蹬的速度,似闻到了车轮碾过的雨水带着一股血腥味,似看见飘舞着的一道雨幕中,隐约立着一个个就义者“咔嚓”前的身影。这番海市蜃楼的幻景,我不敢告诉家人,怕他们说神经不正常,更不敢吐露给奶奶,怕勾起她六十年前的伤心事。

奶奶的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父母在世时为尽长子之责,在家开私塾以便侍奉父母。为了耳静,他很少过问家门以外的事情,对做官并不奢望。等到父母相继去世,弟弟和孩子们长大成人,纷纷离开家到外面谋事,亲友间、同辈人不断出现发达者时,这才触动了奶奶的父亲。当他得知侄子已入朝辅佐皇上的消息,立即决定进京投靠侄子谋上个一官半职,也不枉此一生。

他抵达北京时,变法已面临镇压。舅公怕株连自己的大伯,只好托人在距北京百里以外的涿州为伯父谋一小吏职位,并千叮万嘱,切切不要暴露与自己的关系。不久涿州传来变法失败,六名康氏党羽砍头的消息,



吓坏了奶奶的父亲。他连忙辞掉职位潜住一农家避难，躲至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才回到福州。

一场政坛的风云，搅黄了奶奶父亲的官梦，彻底灰了做官之心。次年他痛快地答应将自己的千金嫁给爷爷。

深闺淑女的奶奶，人生得身型小巧、五官精致，皮肤光滑白皙，纤细的双臂和腰肢配上一双金莲，更显轻盈伶俐。奶奶的祖父为人开明，家中的女孩可与男孩同读私塾。外请的私塾先生认为奶奶有读书的天分，为她是个女孩而惋惜。

变法的堂兄当年在家中众多姐妹里，十分看重我奶奶。他赴京殿试前特与大伯交谈，请伯父不要急着把这位妹妹嫁出去，将来他会在京城给妹妹物色才貌双全的女婿。为了堂兄这句话，奶奶比其他姐妹结婚都晚。

爷爷前妻娘家人，得知书斋命名一事甚为感动，奶奶嫁过来后，他们主动提出认奶奶做女儿，这好像是当时福建的一种习俗，故而我家的亲戚比较多，多得甚至我分不清辈分。

记得我上小学时，家里来过几位年过半百的客人喊我姑姑，有的居然向我鞠躬施礼，弄得我不知所措。有一次放学排队回家的路上，迎面碰上一位低我辈分的亲戚老先生。我本想低头回避，不想那人特意走近向我道了声：“六姑，放学了？”幸好他没行礼。同学们笑我有这么老的侄子。解释不清的我，只得回家跟娘发牢骚。

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的安安，双手在搓板上搓，搓起一堆好看的肥皂泡，见娘正忙着给爹爹做罗宋汤，使眼色给我别烦我娘。

“辈大多好啊，我巴不得有几个体面的侄子给我行礼问候呢，可惜，全部是伸手要钱的主儿。”安安说着站起身来，两手向围裙抹了几下，那些好看的泡沫随即破灭，我遗憾地轻轻叹了口气。

“这么好看的东西一瞬即逝。”听得娘和安安对视了一下，她们以为我在过用成语造句的瘾。

爷爷由福州举家北上全仗岳父鼓励，仿佛岳父要在他身上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奶奶婚后生下我爹和阿叔两个男孩儿，让化解单传忧虑的曾祖母乐得合不拢嘴，她对奶奶胜过一般婆婆，一家人过得和美融洽。

有喜即有忧，家中人口多了，日子有点紧，爷爷想卖掉书斋为孩子攒



足以后的学费，为哥儿俩找个有名的教书先生。

“书斋已经命了名，怎么可以随便易主？我这边还好说，可怎么和你岳父家交代？日子紧我们就紧着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曾祖母不同意。

奶奶的父亲不愧去过京城当过小官儿，觉得人生在世应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主张爷爷处理掉福州的家业，去京城闯荡，他对爷爷很有信心，认为论其才华人品不在他当年所见的京官之下，留在福建埋没了实在可惜。他对女婿说：“年轻气盛才能破釜沉舟，即便失败尚可亡羊补牢。”叹息自己觉悟太迟错过了好机会。

“你要知道，福建简称闽，这个字很形象，福建人就像躲在门中的大虫，大虫不出门如何能做林中之王？”

岳父这话对爷爷刺激不小，但顾虑曾祖母这关不好过，卖掉书斋她都不准，如何谈得上“破釜沉舟”？

但是机会很快来了。那年夏日福州遭遇罕见的强台风，大雨连下了五天，城中许多地方几乎变成湖泊，这下苦了百姓的生活：屋里漏雨加上进屋的水，害得曾祖母和奶奶各背一个孩子成天坐在床上不敢下地，买柴米油盐需要爷爷划木盆，家中的门板已经解下，准备一旦山洪下来当筏子使用。

大水退去才几天，瘟疫随后而至，远街近巷染病而亡者时有发生，爷爷终日在外医病，时常深夜才归。家中两妇人哪里敢睡，婆媳通宵对坐等待爷爷回来。

曾祖母想起那年，丈夫为医传染病病人殃及身亡之事，心中更加七上八下，决定和儿媳背上孩子，不惜小脚行路爬山之苦，一摇一摆地来到鼓山烧香，祈求佛的保佑。

瘟疫的暴发，给了爷爷向母亲开口北上的机会，果然得到应允。一九一〇年秋，全家五口坐着奶奶娘家的带篷马车出了福州城，经过几次换车之苦到了北京城。因丈人事先已在京托好人，爷爷他们到达后，直奔南城一座福建会馆。

会馆为福建籍富商巨贾集资营造，为的是周济同乡积累功德，可以入住会馆的闽籍人士，一律免缴房租水电费用，给了爷爷一家相当大的帮助。爷爷初来乍到有些恐慌，会馆邻居皆为同乡，相互间有天然的亲和、照应，尤其彼此可用乡音交谈，身在北京十分难得。奶奶跟同院的一位能说些北京话的小媳妇熟了，上街买东西奶奶怕露怯，全由她陪伴。

不敢在生人面前张口说北京话，成了奶奶至死不变的习惯。但北京话她能听得八九不离十，逢高兴时也能跟我们讲几句，但从她说时的表



情不难窥出奶奶的不自信。

安顿好家中老幼，爷爷立即奔波于北京四城寻找工作。他的运气真好，京师高等警察学堂正好招生。这是一间培养警官的专业学堂，学期仅一年且免收学费，毕业后学堂还可以代分配警职。这些优越条件令爷爷动心，觉得这是自己在北京谋得立锥之地的捷径，于是下了放弃医业的决心，报考了警察学堂。

福建的老人儿爱说：“福建人会读书”这句令他们自豪的老话，所以曾祖母丝毫不愁儿子的求学路，嘱儿子不必惦念家事只管专心学习。一年之后爷爷毕业，先分派在京师外城警察厅任书记，没多久，很快转入内城，从警察厅司法处科员做到科长，晋升处长，五年内连升几级，深受上司器重。爷爷的确如“出了门的大虫”，开始跃跃欲试，步入他人生的精彩崎岖之路。

爷爷升为科长后，家境有了显著改观，真金真银的饰物逐渐上了曾祖和奶奶身。但当时京城衡量某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仅讲究观其穿戴、举止言行，而且此人居住城区地段也重要。东、西、南、北四城中住在东城者多为达官显贵，西城住的大半是中产阶层，亦留些清代王公贵族及后裔的宅院。南北两城的住户成分职业比较复杂，一般百姓和体力劳动者居多。

福建会馆虽说不错，但终究不是久住之地，当了科长的爷爷开始物色房子，最后在西城西四附近找到一处宅院，说是原来的旧王府；主人破败后卖了前面的院子，留下后面三个自住和出租。出租的两个院子虽说屋深廊阔，但已年久失修，只有些斑驳的雕梁画栋，留着些王府往日的峥嵘。

选住这房子爷爷有他的道理，因为当时在他心里，上有健在老母、下有子女成行的一家比什么都重要，无论贫富、苦乐，只要全家人安然地在他的羽翼下即十分满足。他习惯全家人置于自己的视线内，看着他们行来走去很有成就感。爷爷难以想象有朝一日分家的情景，他宁愿翅膀再沉重也不愿轻松的孤寂。居住大房子是那个时代拢住大家庭的先决条件。

西四房东人称毓太太，年过五十人仍精神，一双大脚和细小身材不太相称，走路时还像踩着花盆鞋一颠一蹶的。毓太太说一口旗人味的京腔，讲话时只见嘴动，脸上别的部位并不配合，一串串京腔让奶奶听着不习惯。租房子给爷爷，毓太太非常情愿，有个当警官的住在她家前院镇着，心里比什么都踏实。

原来王府的马号就在爷爷租住的院内，这点分外称爷爷的心。那时他每天乘马车上班，有马号显得格外便当。爷爷的马车是典型的土洋结



合，车厢如一个大木匣子，车夫坐在厢外手执缰绳的同时，脚下还有个踏铃，遇到繁街闹市、人马熙攘的地方，车夫只要踩一阵脚下铃铛，前边儿即可让出路来。坐在车里的爷爷神气十足，身穿颇似大将军服的警服，肩披绶带、腰挂长剑，戴着有缨子的高帽和雪白手套，足蹬高腰皮靴。这身打扮是爷爷平生最威武的装束。

清晨上班前，爷爷样子再威风神气，也不忘低三下四地给母亲请安。在曾祖母房中略作寒暄，方可告退上车。上车后的他，还需向目送他的母亲再次致意，马车这才缓慢驶出大门。

仕途春风的爷爷，白日公务缠身晚上则应酬不断，每天都有一摞饭局帖子等他挑选。家人已经习惯他在外面吃晚饭，除去年节及家人的生辰或忌日，一般晚饭摆桌不给爷爷准备碗筷。如果某天晚饭前马号传来动响，爷爷抽不冷子回来吃饭大家反觉得新鲜意外。

我难以想象爷爷在社交场上的样子，估计并非交际高手。他应酬时不脸皮紧崩目射威光就不错了。反正我尽可能地回避他的眼睛，偶然一不小心被他扫到，那“小公鸡”肯定立刻变成了“老家贼”。“老家贼”：北京人对麻雀的称呼。但众所周知，爷爷是有名的孝子，不论他真情流露也好，戴面具也罢，在曾祖母面前换了个人儿，圆圆的脸团出笑意，洪亮的嗓子发出柔声。对母亲说给他的话，爷爷心中不管是打对号或错号，全是一副认同点头称是的姿态，很像文学作品里那些讨好上司的谦卑小吏。

一九二八年，爷爷家终于迁到他久以向往的东城，又一处比西四房子大一倍的旧王府。爷爷和王府有不解的缘分，抑或他心底埋着帝王情结？还是住王府是他飞黄腾达的象征？总之他不听别人劝说，拒绝了搬到一所盖起了五六年、有卫生设备的房子，执意住这半个旧王府。

进东城家门的大门，经过深深的门道，弯过一座大影壁，即看到空旷的外院，外院里只住着看守门房的何爷一人，他会垂手直立迎候我们，是我们来“东城”见到的第一人。

又瘦又高的何爷山东人氏，有副大骨架，即便冬天穿着棉袍也掩不住宽平的双肩和直挺的腰板。他穿衣虽不讲式样，但从来平平整整如熨过一般。夏天何爷爱穿中式短打扮的宽大衣裤，领子前的扣儿不结，露出两条很有支撑感的锁骨。对我的到来他虽然报以笑容，也觉得他的利目恍我，虽不及爷爷那般令我心颤，但我认为还是不见为妙，故赶紧向他道的上句：“何爷好！”以为自己的礼貌可以软化何爷的眼睛。

常人以为何爷在“东城”当门房儿差，实际上他原是警局派来给爷爷做保卫的，年久之后又似爷爷家的总管，一位武夫气质的管家。



何爷确实精通武术，一年四季拳不离手。一套南拳叫他打得出神入化。偶尔我碰上何爷在外院练拳，那真是我小眼儿的福分，他威猛的架势，风驰的双臂，旋风式的腿脚，能让我屏住呼吸，僵住身体，恨不得把这身功夫安到自己身上，长长志气，灭灭小姐姐的威风。

听说何爷枪法一流，腰上总别着把盒子枪，枪把儿上还拴着黑色的皮穗子。但何爷待我家老少却客气非常，对我也不例外。

“六孙小姐好！来啦？！”他总是紧接上我的问候回复，说得一点都不含糊。巧得很，从“东城”大排行论：“西城”小排行数，我全排在第六位。

何爷在“东城”尽职尽责，家中三代人对他很尊重。平日他除嗜些小酒外，最大的乐趣是驯鹰。这只身型不小的鹰养在“东城”大门门道里，见到有人进门，它会忽扇几下翅膀像欢迎又似示威。为了这鹰，何爷花了不少工夫“熬”它，直把原先的小野鹰“熬”得驯服听话，“熬”出几样“小玩意”为止。高兴时何爷将鹰架在肩头或肘上，向空中抛一小块肉，它即飞起将肉准确噙入口中，其迅准博得观者的喝彩。只有此时，我能看到何爷脸上呈现出几秒放松的笑容。

安安知道我到“东城”最爱偷偷往外院溜，于是她吓我说：“你别老往外院跑，小心大老鹰叼走你这‘小公鸡’！”

我也确实有点害怕，但好奇的冲动总占害怕的上风，指使我的小短腿儿向外院跑。溜往外院前，我先贴着过道墙边瞄几眼，看看何爷是否在，希望能见到他练拳或玩鹰。如果外院空着我也高兴，觉得这么大的一个院子霎时属于了我。

外院东面有扇锁死的门，门那边属教会领地，西面是一道花墙，正中间开了个通往后院的月亮门。外院只有北屋一排房，这北屋等于里院的南屋，作了爷爷的客厅。客厅南北两面都有门，北面的窗子全部装上磨砂玻璃，为的是隔离客人观看里院的视线。

我最喜欢外院两棵百年老槐，树干老得劈开缝儿，树根老出了个洞，引得我总想，在树洞里养窝小兔子该有多好。我向喜欢小动物的大哥鼓吹我的养兔方案。

“那可不成，鹰是兔子的天敌，在树洞里养兔岂不美了何爷的鹰。”大哥挺郑重地告我。

我的脑子又飞转到养小狗甚至小狐狸的念头上，主要的原因是小姐姐最痛恨狐狸，嫌它狡猾、奸诈、凶残。把狐狸养在外院，她肯定不敢再过来采花墙前的指甲草和茉莉花。想到这没影儿的事，我跟真的似的笑了，还捂着嘴偷偷儿乐。